

# 联合国 大会



NY 4509A PV

SEP 25 1991

UNITED NATIONS

PROVISIONAL

A/45/PV.58

22 January 1991

CHINESE

## 大会 第四十五届会议

第五十八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1990年12月6日星期四,上午10点

在纽约总部举行

主席: 德马尔科先生 (马耳他)

嗣后: 阿方索先生 (副主席) (莫桑比克)

嗣后: 德马尔科先生 (马耳他)

— 南非政府的种族隔离政策(34): (续)

(a) 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的报告

(b) 监测向南非供应和运输石油与石油产品政府间小组的报告

(c) 反对体育领域种族隔离委员会的报告

(d) 秘书长的报告

(e) 特别政治委员会的报告

(f) 决议草案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言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刊印在大会正式记录。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于一个星期内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联合国广场2号DC 2-750室)。

90-64417/A

上午10点30分开会。

议程项目34(续)

南非政府的种族隔离政策

- (a) 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的报告(A/45/22和Add.1)
- (b) 监测向南非供应和运送石油和石油产品政府间小组的报告(A/45/43)
- (c) 体育中反对种族隔离委员会的报告(A/45/45)
- (d) 秘书长的报告(A/45/162, A/45/539, A/45/550, A/45/637, A/45/670)
- (e) 特别政治委员会的报告(A/45/815)
- (f) 决议草案A/45/.31)

穆姆本格维先生(津巴布韦)(以英语发言):一年前的这个月,在大会特别会议上,《关于南非种族隔离及其破坏性影响的联合国宣言》以协商一致通过。联合国所有会员国第一次就这个地区的局势通过一个实质性案文这个事实使这项《宣言》成为国际社会根除种族隔离的长期斗争中的一个历史性里程碑。

众所周知,联合国的宣言是基本上以《哈拉雷宣言》为基础的,该宣言为四个单独的而又相互关联的进程作了准备。首先,它要求南非政权采取措施建立一种有利于谈判的气氛;第二,它规定了谈判进程的指导原则;第三,它十分清楚地而具体地列出了行动纲领;第四,该宣言还规定了一系列基本原则,以指导一个新的宪法秩序的制定,在此基础上南非可以作为一个平等的伙伴在世界国家的大家庭中取得合法的位置。

自从那一历史性的宣言通过以来已经过去十二个月了,我们认为现在应该是停一停以总结该宣言的实施情况的时候了。在这方面,我想祝贺联合国秘书长1990年7月所作的十分彻底与全面的报告(A/44/960)。这份报告在很多方面得到了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报告(A/45/22)的补充,从而包括了最新的资料。反对种族隔离特别

委员会的报告十分详细地按时间依次列出了过去一年在南部非洲的发展。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主席尼日利亚的易布拉欣·干巴里大使和该委员会其他成员以及为反对种族隔离中心辛勤工作的人员所做的出色工作值得我们最衷心的祝贺与赞赏。

我们都记得，秘书长的报告作出了这样的总结，走向彻底消除种族隔离制度的进程仍然处于初级阶段。秘书长的报告还指出，尽管已开始的重要进程是很明显的，许多人认为该政权应该采取所有的措施以创造出一种合适的气氛。

在1990年9月复会的联大上，国际社会再一次一致决定南非政权应该采取进一步必要的措施以便开始进行宣言所要求的深刻和不可逆转的变革。

然而9月份的一致通过的决议墨迹未干，在两项重要问题上就出现了争论：首先是对“深刻的和不可逆转的”这一字眼的解释，第二是如何鼓励南非政权开始所要求的变革。

“深刻的和不可逆转的”这一字眼之所以变得有争议，就是因为这一提法经常被断章取意地引用。宣言具体地提到：

“有明显证据表明发生了深刻和不可逆转的变化，同时，铭记着本宣言的目标”。（第S-16/1号决议，附件第9(d)段）

当时所出现的问题是：该宣言的目标是什么？对此问题的回答是响亮与明确的。在这一项一致达成的宣言当中，我们都致力于

“我们应继续竭尽全力加紧支援南非人民的合法斗争，包括不断对种族隔离制度施加国际压力，直到予以铲除，使南非变成一个统一、民主和不分种族的国家，所有公民都能享受到正义和安全”。（同上，序言部分第15段）

因此，真正的考验是是否种族隔离已经结束，是否南非现在已经民主化，是否南非现在已经没有种族歧视。如果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是否定的——这些回答现在肯定是否定的——那么所发生的任何变革既不可能是深刻的，也不可能是不可逆转的。具体地讲，我国代表团坚持认为，要使种族隔离的铲除成为不可逆转，只有等到剥夺了现存不具代表性的种族隔离立法机构的现有权利，并将这些权利赋予一个由选区选出

的代表大会或任何南非人民所同意的其他临时过渡性机构。

现在我们来看一看围绕鼓励问题的争论。

似乎已出现了两种根本的思想倾向。一种认为南非政权已朝着正确的方向作出了足够的行动，应该给其以奖赏，以便鼓励他继续这样做。所建议的奖励是放松现在的国际措施。另一种认为，南非政权至今的所作之事只不过是表面上的粉饰。该政权是在国内群众抵抗与国际压力和孤立的情况下迫不得已而迈出小小的几步的。因此，鼓励该政权迈出更大步子的方法至少是保持现行的制裁，这才是合乎逻辑的作法。

鼓励南非政权实行更多变革竟然成了一个争论点，这确实是令人惊奇的事情。宣言本身在这个问题上是十分明了的，而且该宣言是一致通过的。在1990年9月一致通过的第44/244号决议中，各国再一次确认了原来的立场，大会呼吁

“所有各国政府和政府间组织严格遵守《宣言》的行动纲领，维持旨在促使南非政权铲除种族隔离制度的现行措施……”（第44/244号决议，第3段）。

显然，低于保持现有措施的任何决定不仅违背了1989年12月和1990年9月协商一致决定的文字和精神，而且还令人遗憾地会对南非政权完全遵守《宣言》的要求起消极作用。

令人非常惊讶的是，有人已经表示赞成放松制裁，而秘书长的报告和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的报告都明确表明，南非政权迄今尚未创造有利于谈判的气氛。如果我们现在放弃《宣言》所规定的行动方案，那么我们用什么来保证创造这种气氛呢？我们用什么来保证就起草新宪法和其他过度安排的机制达成协议？我们用什么来保证南非将成为一个统一、没有种族歧视和民主的国家，南非人民享有共同和平等的公民地位，而无论其种族、肤色、性别或信仰如何，全体人民都有权在根据一份没有种族歧视的选民名册进行普遍和平等公民投票的基础上参与一个统一和完整的南非的政府和行政管理呢？

对此的答复是一个震耳欲聋的“没有”，什么也没有。没有任何保证使南非政

府履行《宣言》的要求，因此，国际社会所拥有的这种唯一武器曾使得人们对可能通过谈判和平解决种族隔离问题抱有更大的希望，国际社会抛弃它唯一拥有的这种武器将使得的英勇的南非人民没有任何选择，而只得诉诸各种他们可以使用的手段，把他们自己从种族隔离的桎梏中解放出来。这种选择对人命、人类苦难和痛苦的代价是无法估计的。

当我们站在这里呼吁国际社会对种族隔离的南非保持压力时，我们并未忽视这样一个事实，即南非政权已经解除了它对非洲人国民大会、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和其他政治组织的禁令；我们并没有忽视，南非政权释放了一些政治犯，包括非洲的杰出儿子，在其一生中已成为传奇的纳尔逊·曼德拉。南非政权甚至废除了1953年49号《公共场所隔离法》，从而从法律全书中删除了这一次要的种族隔离。

我们所说的是种族隔离的支柱仍然完好无损。这些支柱在法律全书中的代表作是，规定所有南非人在出生时按种族进行登记的1950年第30号《人口登记法》、规定种族地域隔离原则的1913年《土著土地法》和1936年《发展信托与土地法》、以及授权南非政权严格根据种族规定哪些地区用于住房、教育或工业发展的1950年第41号《种族区域法》，因此显然，仍然存在的这些种族隔离法律使我们不禁要问现在被废除《公共场所隔离法》本来是否就完全是多余的。

我们都完全知道，成千上万名政治犯仍在南非政权的监狱中饱受折磨，其中有些人已经死亡。的确，对政治流亡者设置了一个又一个障碍，以阻止他们回国。南非政权自我授权决定允许流亡者返回家园的条件，尽管国际社会呼吁应让他们无条件地返回，因此，我们在政治战线上正看到，解除对政党的禁令和释放某些政治犯并未产生政治活动自由。压迫性法律仍继续存在，其中最突出的是臭名昭著的《国内安全法》和《公共安全法》，这些法律进一步妨碍着这种自由。

《内部安全法》给与南非当局不经审判扣押人员和禁止人员、组织、集会和出版的极为广泛的权利。《公共安全法》使当局能够把任何地区指定为“动乱地区”，这项法律给予了紧急状态的同样广泛，武断和具有深远影响的权力。实际上这

些权利在1990年8月就行使过,当时包括27个黑人城镇的90个管区被指定为动乱地区,这使得反对种族隔离的组织非常惊讶。

很显然,种族隔离的支柱迄今仍然根深蒂固。南非政权已经作出了模棱两可的承诺,但《宣言》所要求的不只是承诺。让我们坚持迄今达成的一致,直到《宣言》的目标实现为止。我们还在目睹关于会谈的会谈,谈判甚至还没有开始。我们坚定地认为过早地放松现有措施可能会使得通过谈判解决种族隔离问题无法实现。

最后,我要向秘书长和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表示赞赏,他们为通过其材料丰富的报告继续使我们随时了解南非的事态发展进行了杰出的工作。

查德顿先生(委内瑞拉)(以西班牙语发言):委内瑞拉传统的、坚定的政策是,谴责种族隔离及南非政府所实行的所有其他歧视性和种族主义政策。我们在关于这一问题的许多讲坛上的发言中都强调,我国同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政权没有外交、领事、贸易、文化、体育或其他关系。

我们欢迎南非变革进程的开始。我国代表团再次表示高兴地看到纳尔逊·曼德拉获释,以及在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和该国政府之间的谈判已经消除了该地区必将出现的变革的某些障碍。

委内瑞拉知道,国际社会所施加的压力,对于我们现在看到的比勒陀利亚政府立场的改变起了重要的作用。我们相信这是理所当然的,所以我们在1982年提出了关于对南非石油禁运的决议草案,并从那时起参加了负责举行关于这一问题听证的专家组的工作。在这方面,我国表现了高度的责任感,并且有求必应地协助专家组。

我们还认为,南非的白人少数必须认识到国际社会对于其基础还基本没受到触动的种族隔离政策和行为的谴责。所以,我们毫无保留地支持反对体育种族隔离委员会的工作,切实和现实地向少数人证明,我们一致地拒绝南非所实行的歧视性和种族主义行为。我国在国内一贯严格执行,并将继续严格执行委员会的建议。

委内瑞拉相信,国际社会绝不应当由于德克勒克政府的进步而放松警惕。国际社会应该继续施加压力,并充分执行在联合国范围内制定的制裁。所以我国代表团希

望参加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的工作；因为我们相信，在南非种族主义政权被消除、并代之以所有南非人都享有权利和机会的民主制度之前，我们决不能停止行动。

乌多文科先生（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以俄语发言）：今天的辩论以及在本议程项目下提交我们供审议的文件更清楚地揭示了种族隔离制度在当今世界是不合时宜的；人民争取民主与进步的不可抵制的运动便是标志。南非受奴役人民的无私斗争和国际压力已经迫使该国政府宣布，它准备采取行动消除种族隔离制度并谈判一份新的宪法。\*

德克勒克政府进行一系列的改革。对于政党和组织活动的禁令已经消除，紧急状态已告结束，支撑种族隔离制度的最可憎的立法也已撤销。

尽管在秘书长的报告中提到，在执行《关于种族隔离及其在南非破坏性后果的宣言》方面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种族隔离制度只是受到震动，而没有完全消除。此外，南非政府还没有达到为谈判创造有利气氛的全部必要条件。剩下的种族隔离结构仍然是南非非种族、民主社会的严重障碍。

当前一个严重不稳定因素和对变革的威胁是南非暴力问题，这个问题值得时刻注意。暴力规模之大，受害之多令人不安。仅在纳塔尔的一个地方，伊甸泉现在被称为“寡妇泉”，从1987年到1990年6月，约有3300人丧生，数万人受伤。此外，约有5万人无家可归。

有些人试图把部落的敌对说成是南非暴力浪潮的原因。我们相信，这种说法掩盖了今天的暴力同依然存在的种族隔离制度之间的密切联系。此外，这已经变成保持紧急状态和在该国某些地区驻扎镇压力量的一个方便借口。这种说法被用来转移视线，使人不能理解这些冲突的真正理由；这些冲突的基础往往不在于部落之间的争夺，而是政治性的。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在报告中正确指出，

---

\* 副主席阿方索（莫桑比克）主持会议。

“普遍的暴力是妨碍以前被禁止的组织有效地重建其结构的一个强烈因素，并且妨碍关于谈判问题的民主辩论的进展以及将来的宪法……在政治组织得以重建其有效结构之前，该政权可有优势，最终使他能够确定谈判的步骤，甚至宪法制度本身。”(A/45/22, 第10段)

持续的暴力行为也严重妨碍了德克勒克和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之间的谈判。我们同国际社会一样深切关注南非的暴力升级；正如今年9月17日通过的第44/244号决议中正确指出的，这是维持种族隔离政策、行为和结构，以及反对南非民主改革的人的行为所造成的。

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相信，一年以前在本会议厅通过的《关于种族隔离及其在南部非洲破坏性影响的宣言》的条款仍然完全有效。《宣言》中提出的《行动纲领》刚刚开始得以实施。我们感到，应该通过国际社会采取统一、有效步骤，消除种族隔离制度来促进这一进程的成功。这种措施的基石是制裁。第16届特别联大通过的《宣言》要求我们

“保证国际社会不放松旨在鼓励南非政权根除种族隔离的措施，直至出现深刻和不可逆转变革的明确证据”。(第S-16/1号决议, 第9段(d))。

在这方面，我想请你们注意秘书长关于对南非种族隔离经济的国际财政压力的报告(A/45/539)，该报告指出了国际社会对种族隔离政权施加压力的重要手段。报告明确指出，尽管国际社会采取了个别和集体措施以对南非施加经济压力，获得贷款以支持种族隔离经济的许多渠道还没有封闭。报告援引了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和国际清算银行的统计数字，它们表明南非组织成功地吸引了新的中期和长期贷款。秘书长的报告再一次重申国际社会有必要保持对种族隔离政权的经济压力，直到这一可耻的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政权彻底瓦解。

监测向南非提供和运送石油及石油产品政府间小组在实施制裁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我们赞扬该小组在履行其使命中取得的成就，并要求所有国家与其密切合作，



以阻止南非逃避石油禁运的所有可能企图。各国政府还必须特别注意关于有效实施对南非石油禁运的示范法律草案,该小组的报告提出了这一草案,以通过适当的国内立法,防止违反向南非运送石油及石油产品的禁令。

我想借此机会向坦桑尼亚常驻代表、该政府间小组主席安东尼·纳雅奇先生表示感谢,感谢他的熟练指导和对小组工作的个人贡献。

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提倡国际社会对种族隔离制度采取一致行动,并认为南非人民自己在消除种族压迫制度方面有最后发言权。国际社会应该对这一正义斗争给予一切支持,特别是应该广泛支持种族隔离的反对者。

在评价南非国内政治局势及其外交关系的基础上,应该指出国际社会能够满怀希望地期待消除种族隔离的进程得到发展。今天可以说,南非的局势仍然朝着令人鼓舞的变革方向发展。因此,我们认为现在迫切需要回顾和重新考虑联合国系统内反对种族隔离基本机构的工作,特别是应该考虑到在这里联合与协调国际社会行动的必要性,以及更重要的是真正的可能性。同样,联合国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的工作必须进一步以联合所有国家和政府间及非政府组织的努力的必要性为指导,加速根除种族隔离制度。这里的基本任务是在联合努力的范围内确定其适当的地位,在特别委员会成员国所有可能的方法中找到一个共同标准,以考虑如何使南非刚刚开始改革进程变得不可逆转和更加彻底。如果没有更多的积极提倡者和更多的会员国参加,所有这些实际上是不可能的。有人也许会考虑到积极鼓励南非政府进一步采取具体措施铲除种族隔离。为此目的,我们需要更为彻底地对南非国内政治和经济局势、以及整个国际社会个别国家采取的行动作科学分析。

我们需要从这些分析中得到的经过认真准备和核查的信息和结论。这些都应该体现在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的年度报告中。今年提交的报告(文件A/45/22)还没有充分满足这些要求。我们认为主要原因是缺少真正令人信服的数据库。我们强烈认为应该要求尽可能广泛范围的来源,包括政府及非政府组织,提供必要信息。要点是,如果我们想达成一致,该报告必须从政府来源获得的信息为基础。这一点

特别重要。这实际上是在联合国正式文件中点个别国家的名的问题。我们认为，可以效仿的一个好榜样是载于文件A/45/670中的秘书长关于监测对南非制裁的措施的有趣报告。

此外，我们不能不注意到尼日利亚常驻联合国代表易卜拉欣·冈巴雷先生在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的工作中作出的极大个人努力、表现的巨大机智和耐心以及体现的高度职业作风和惊人的政治智慧。我们充分支持他在担任这一职务时所做的工作。

最后，我想重申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声援南非人民最终根除种族隔离制度的斗争。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给予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这一南非人民公认的先锋政治及道义上的支持。我们支持非洲人国民大会寻求政治解决南部非洲冲突的倡议，包括其停止武装斗争的决定。最后一点体现了这一南非解放运动的智慧和成熟，并无疑将推动向民主和非种族社会的转变。

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和其它政治组织也应该在谈判进程中发挥积极作用，以实现这一普遍目标。我们表示希望南非政府将影响大会第十六届特别会议宣言中的呼吁，进一步采取措施以实行深刻和不可逆转的变革。

阿德南·特曼先生（马来西亚）（以英语发言）：我国代表团要回顾的是，在过去一年里，大会4次审议了种族隔离问题：1989年的大会第四十四届会议，同年12月举行的专门讨论种族隔离问题的大会第十六届特别会议，今年9月大会第四十四届会议的复会和本届会议。这不仅是种族隔离问题成为被列入大会时间最久的问题之一，而且也是大会审议最多的问题之一。

同时，我们也注意到比勒陀利亚政权在这一时期内采取了一些积极措施：解除对政治组织的禁令，解除紧急状态以及准备在南非废除《土地法》和《种族区域法》。我们欢迎这些改革，但同时还需要做更多的事。1913年和1973年的《土地法》、《班图教育法》、《班图斯坦制度》、《人口登记法》以及三院议会制度这些种族隔离的主要特征仍然未被触及。国际社会必须继续对南非施加必要的压力，

直到上述特征被全部消除,直到在一人一票的基础上选举产生一个立宪会议,直到制订一部新的宪法。

令人遗憾的是,我们已经听到急于要求取消制裁的呼声。这些呼声来自种族隔离的辩护者,他们宣称需要取消制裁,让南非的经济能够得到发展,以便把黑人从失业、贫困、文盲和社会不正义中解救出来。我们经常听到这种充满关怀和安慰的仁慈呼声,但南非黑人继续受压迫并被骗去生来固有的权力与这种呼声相矛盾。

1990年11月21日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的报告承认:

“南非已进入了可能通过谈判导致种族隔离结束的改革进程。”(A/45/22第8段)

该报告进一步指出:

“南非大多数人的抵制和国际压力在说服国民党领导人采取行动,根除种族隔离制度并进行关于新宪法的谈判方面起到了作用。”(同上)

但该报告还指出:

“……结果发生的变化远远不是根本的。”(同上,第9段)

该报告提出了下列问题:

“到底是南非变成一个无种族的、统一的、民主的国家,还是现有的白人少数集团霸权以新的和更微妙的形式得到巩固呢?”(同上,第18段)

马来西亚同意上述观点,并认为报告中提出的问题应当得到明确回答。与此同时,南非应当受到更严厉的制裁,放松国际压力将会削弱对种族隔离的抵制,并进一步拖延问题的解决。这种拖延只能给南非黑人带来进一步的苦难。

秘书长在关于联合国组织的工作的报告中指出:

“摧毁种族隔离制度的政治进程乃在初步阶段,而种族隔离、败坏的警察作为、迫害性的法律和政治暴力的继续存在仍造成种种困难。”(A/45/1,第5页)

他继续指出:

“不久的将来在南非实现无种族差别的民主制度已经不再是一个梦想”

(同上,第6页)

马来西亚也认为南非的改革是必然的。我们欢迎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和南非政权目前正在进行的会谈,这些会谈的目的是为开始进行具有广泛基础的实质性谈判提供便利。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领导人和南非当局今年早些时候进行的格鲁特·舒尔会谈非常重要,它确实是双方在78年里的第一次直接会谈。它被看作是清除谈判的所有障碍的进程的开端,被看作是对解决目前的暴力和来自任何方面的恐吓的气氛的承诺,被看作是对稳定和谈判的和平进程作出的承诺。我国代表团赞扬非洲人国民大会采取主动行动,要求与南非政权进行会谈,并作出停止武装斗争的历史性决定,这些已在1990年8月6日的《比勒陀利亚会谈纪要》中得到阐述。我们希望比勒陀利亚政权通过采取《联合国关于种族隔离宣言》中规定的各种措施,毫不拖延地立即开始建立一个充分有利于谈判的气氛,尤其要执行该《宣言》关于废除一切镇压性立法的要求。

显然,比勒陀利亚至今为止进行改革仅仅是因为南非受到了经济压力。该国出现了净资本流出,外汇减少,以及技术发展停止。我们要求所有国家都禁止在南非进行任何投资,并敦促跨国公司和银行不要帮助南非避开国际限制。我们要进一步敦促国际财政机构不要向比勒陀利亚政权提供新的贷款。简言之,国际社会必须采取旨在施加压力以保证迅速结束种族隔离制度的联合和有效的措施,尤其要在贸易、投资、技术、石油和石油产品、金融和运输方面采取这样的措施。

所有国家都充分遵守强制性武器禁运是最重要的事情。在这方面,我国代表团对一些国家的行动感到遗憾,这些国家直接或间接地继续违反武器禁运,并且在军事和核领域中与南非政府进行合作。马来西亚要求这些国家停止采取这种行动,并履行安全理事会第421(1977)决议规定的义务。作为安全理事会的理事国,马来西亚随时准备考虑采取直接的措施,以保证强制性武器禁运的规定得到严格的和充分的执行,根据这一原则,马来西亚正积极参加根据第421(1977)号决议建立的安全理事会委员会的工作。

国际社会正怀着极大的兴趣注视着南非的发展,并希望南非能够和平地过渡到一个稳定的、自由的和繁荣的社会。长期忍受痛苦的非洲黑人应当得到反对种族隔离斗争的成果。

我国代表团对南非黑人中不幸掀起的暴力浪潮感到严重关注,最近的一次暴力事件发生在上星期天,即1990年12月2日,据报道在这一事件中有71人被杀害。黑人中的派别间的斗殴只能被南非政权用来作为放弃南非改革进程的借口。如果黑人不团结起来,反对种族隔离的斗争就会被削弱。缺乏团结将会给比勒陀利亚政权提供制定严厉的法律的似乎有理的借口,这种法律将延长种族隔离及其少数人统治的寿命,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地避免出现这种情况。只有以统一的和充分协调的方式反对种族隔离才能是有效的。马来西亚要求有关各方创造一个没有暴力的气氛,为此,我们欢迎南非黑人领导人最近召开的会议并支持曼德先生和布希莱齐先生将要举行的会谈。

马来西亚坚决支持联合国通过的具有历史意义的《关于种族隔离及其对南部非洲的破坏性影响宣言》。我们相信这是对政治改革演变进程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贡献,我们要求南非政权立即充分地 and 积极地执行该《宣言》的条款。

同时,各国政府和政府间组织必须维持旨在鼓励南非政权消除种族隔离的现有措施,直至有明确证据表明出现了深刻和不可逆转的变化,实现一个团结、无种族之分和民主的南非,严格遵守载于联合国《宣言》中的行动纲领。我们必须一起和谐地走完最后的一段路。

最后,我国代表团想回顾一下,秘书长在其关于在执行《种族隔离及其在南部非洲的破坏性影响的宣言》中所取得的进展的报告中所作的一番讲话。他明确地指出

“大家普遍认识到,南非政府采取的道路的确有可能带来建设性的政治讨论,与前任政府的立场显然不同。不过大家也普遍认为,还必须采取一系列步骤,才能建立自由政治活动的环境。……只要歧视的态度不变,地方一级的种族

隔离结构继续存在,变革的道路仍然困难重重。”(A/44/960,第254段)

马来西亚完全同意秘书长的讲话,并敦促比勒陀利亚政权将这些问题作为紧急事务处理。

甘西先生(老挝民主共和国)(以法语发言):1989年12月14日,大会第十六届特别会议以协商一致意见通过了《种族隔离及其在南部非洲的破坏性影响的宣言》,《宣言》除其他内容之外确定了谈判的方针和行动纲领,那一天的确是国际社会反种族隔离斗争历史上的转折点。自那时以来已经差不多过去了一年,情况又是如何呢?这一重要的宣言又实施到什么样的程度呢?

根据来自反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和秘书长——我国代表团对他们表示致意——的各项报告及其他消息灵通人士指出,自《宣言》通过以来,南非的政治形势发生了重大的发展。许多政治犯其中包括非洲人国民大会的伟大领导人纳尔逊·曼德拉都被释放。对各组织和被剥夺公民权的人士实行的禁令和限制已被解除,以前被禁止的各政治党派已被合法化。1990年10月18日,在南非全国实行的紧急状态法被完全解除,南非总统宣布,除其他事项外,建立《农村种族隔离》的1913年和1936年的《土地法》也将在明年初被废除。

“作为消除带有种族歧视的购置土地的限制的综合方案的一部分。”(A/45/659,第3页)

指出废除这些法律将是

“与此相映的并不加歧视的立即提供获取土地银行和农业信用社等资金来源的资助的机会。”(同上)

非国大的领导人停止武装斗争的决定应该受到欢迎。我国代表团对他们的勇气和智慧表示真诚的致意。这毫无疑问的证明,非国大指出更愿意通过和平手段寻求解决种族隔离的办法,特别是主要政府在言行上表现出诚意,愿与南非政府进行直接谈判。进行两党之间的谈判和格鲁特舒乌尔与比勒陀利亚的会议纪要提供了真正进展的前景。这一切清楚的表明,如果比勒陀利亚决心走完这条道路的全程——即通过

严格遵守《宣言》的规定，完全废除这一不人道的政权，种族隔离只能通过和平和政治手段加以消除。

我国代表团完全支持1990年8月6日南非政府和非国大所达成的协议，协议特别指出

“各阶层的人民之间有必要达成更大的谅解，以便承认所有问题能够也应该通过谈判加以解决。”

我们坚定支持所有旨在废除种族隔离的和平努力，并热烈欢迎迄今所取得的政治进展。

但是，通向全面实现《种族隔离及其破坏性影响的宣言》的目标的道路仍然是漫长的。并不是《宣言》所有条件都得到了满足。令人遗憾的是，《宣言》第6段中所提到的关于创造有利于谈判的5个标准中，只有两个标准得到满足，即解除对政党的禁令和限制和结束紧急状态。还有三个同样非常重要的标准，尤其是立即无条件地释放所有政治犯和被拘留的人，以便使他们能够全面的参加他们国家的政治发展进程。《国内安全法》和其他授予警察过多任意的权利的压迫性法律仍然生效。此外，我们看到种族隔离基本上仍然没有触及：《集体区域法》、《土地法》和《人口登记法》仍然没有被废除。

种族隔离仍然存，并在目前谈判的这一阶段中仍然是一种威胁。在南非反对变革的内部力量非常顽固，并准备尽一切努力扭转这种趋势。它们会利用任何借口或折衷办法来试图拖延消除最无人道的制度。因此，必须永远记住，南非人民和国际社会所要求的并不是对种族隔离制度进行改革或修正，而是完全废除这种制度。这是所有谈判的基础。

因此，重要的是，有关各方在谈判中应该遵守宣言所规定的指导方针。南非当局应当按照宣言的条款采取适当的步骤，尽快结束种族隔离制度，同时国际社会必须加倍努力，尽一切可能加强对南非人民合法斗争的支持，包括保持对种族隔离制度压力，直到它消失，直到南非成为一个统一的、民主的和不分种族的国家并能够作为一

个国际家庭的每一个正式成员占居其应有的位置。

索普女士(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以英语发言):在关于联合国工作的报告中,秘书长将国际关系的现阶段描述成了一个既充满了希望、又充满了危险的缺乏节制的阶段。我国代表团认为过去12个月里南非事态的发展最显著的体现了这句话的力量。

今年2月,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与国际社会一起欢迎人们期待已久的释放纳尔逊·曼德拉先生和其他政治犯,取消对非洲人国民大会(非国大)、阿扎尼亚泛非主义大会(泛非大会)与其他组织的禁令。我国政府也感到鼓舞的是比勒陀利亚愿意与非国大开始直接会谈,以便进入一个可以导致消除种族隔离的谈判进程。废除1953年的《公共场所隔离法》、彻底取消国内的紧张状态和在1990年9月及10月释放60多名政治犯可能从其他的角度表明比勒陀利亚可能愿意开始在南非建立一个有利于谈判的气氛进程。

然而,南非在1990年继续进行政治审判有60多人因政治罪刑而被判刑。根据人权委员会的消息,到今年8月为止,南非进行了涉及了2180人的审讯,其中58人政治犯仍然被判处死刑。

同样,种族主义当局仍然拥有允许继续压制多数人的安全立法,这些立法包括修正的国内安全法及公共安全法,它们允许不经审讯而实行监禁,既使在没有紧急状态的情况下,允许给予保安部队超长的权利。

鉴于种族主义制度的卑劣历史,1990年2月至8月间由于警察的行动有197人据报道被杀害、2490人受伤,这件事不足为怪。今年7月至8月间,由于极右组织的恐怖活动,又有13人被杀、83人受伤。

作为致力于正义、自由和人的尊严的联合国会员国,我们不能对南非保安部队和极右组织对多数人应受谴责的行动造成的破坏性后果保持沉默。我们不能无视维持治安的暴力和政治组织之间的暴力造成的悲剧,我们也不能否认种族隔离疾病的继续恶化能对南部非洲和整个非洲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为此,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欢迎最近非国大、教会领导人及其他方面为结束残



杀、达成民族和解的一些可行的协议而进行的建设性努力。我国代表团也积极地等待在南非1991年废除《种族区域法》，《土地法》和其他压制性法律，包括建立了种族隔离3院议会的1983年的《制宪法》以及1950年的《人口法》和《国内安全法》。

在采取这些行动之前，种族隔离的大多数支柱显然依旧根深蒂固。尽管南非近几个月实行了一些变化，但仍然没有根据联合国《关于种族隔离及其在南非的破坏性影响宣言》的文字和精神实行深刻和不可逆转的变化。

此外，比勒陀利亚继续拒绝不分种族的实行普遍和平等的公民投票原则。相反，却提出了一个荒谬的各方投票价值平等的概念，这是对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完全赞同的联合国关于种族隔离的宣言《世界人权宣言》和有关的人道主义文书所阐明的基本原则的嘲弄。

这里十分紧急的谈判令人恼火的制裁，我国代表团失望并关注地注意到，有些国家急于准备单方面的取消对南非的有限制裁和其他措施，在一些情况下，它们还急切地提高了与南非当局关系的级别。

正如英联邦施里德里·拉姆费尔爵士在英联邦制裁报告的序言中指出的一样。

“愿望永远不能结束种族隔离，即使外交压力也还不够。要使白人少放弃对权利的垄断需要经济压力，制裁构成的这种压力，因此它是导致南非出现真正谈判的进程的基本部分。”

将制裁解释成一种惩罚性措施，旨在惩罚南非维持种族隔离是有意曲解制裁的意图。

英联邦的报告指出，应该将制裁看作是劝导性措施，是对白人少数施加压力，从而劝导他们看到进行真正谈判的必要性。制裁只在防止事态进一步恶化发展成暴力，它是谈判进程的基本部分，而不是谈判之外的另一种选择。它的目标是促进消除种族隔离。因此，国际社会必须保证不允许放松制裁，应该呼吁更改所有妨碍迫使南非出现变化的进程发展的所有决定。现在，人们在过早的欢迎南非发生的这些变

化。

多年来勇敢地与种族隔离制度对抗的千万南非人，包括奥利弗·坦博先生、纳尔逊·曼德拉先生、已故的泽弗奈亚·莫瑟彭先生以及极其令人尊敬的圣公会主教德斯蒙德·图图先生敢于向往一个繁荣、不分种族和民主的南非。国际社会并没有对这一梦求无动于衷。然而，在南非历史这个重要的关头，联合国各会员国，政府间组织和非政府组织以及生活在南非之外的每个人都必须同样敢于作出必要的牺牲，以确保实现这一不容易实现的梦求。种族隔离给种族隔离流毒的受害者带来了社会屈辱、人身侮辱和苦难。因此，正义感和对人类尊严的信仰要求铲除种族隔离。特立尼达和多巴哥致力于实现这一目标，并将继续与其他国家，尤其是在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的各成员国一起努力，以实现这一目标。

永井先生（日本）（以英语发言）：日本政府和人民衷心赞赏联合国在与种族歧视作斗争和确保全世界各国人民享受人权和基本自由方面一直发挥的作用。日本尤其要向联合国自去年12月召开种族隔离问题特别会议以来继续作出的努力致以崇高的敬意。尤其令人欣慰的是，当时协商一致通过的关于反对种族隔离的《宣言》在今年9月大会关于种族隔离问题的续会上得到了重申。

日本坚决反对种族隔离。任何形式的种族歧视的存在都是绝对没有理由的。种族隔离其实就是制度化的种族主义。它违反基本和普遍的人类价值，公然践踏《联合国宪章》的精神。因此，国际社会有责任以一个声音要求尽快铲除种族隔离。

南非政治形势的急剧变化显然已经开始，今年2月，德克勒克总统呼吁在有关各方之间就南非及其人民的未来，尤其就新的宪法制度进行谈判。为了创造一个有利于谈判的气候，纳尔逊·曼德拉和其他一些政治犯得到了释放；对反种族隔离组织，如非洲人国民大会和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的禁令得到了解除；对其活动的限制也得到了解除。因此，通过南非政府和非国大之间的初步会谈，解除发紧急状态，为解决流亡者回国以及释放政治犯的问题制定了一个框架。此外，南非政府于今年十月废除了《公共设施隔离法》，并致力于明年废除《种族区域法》和《土地法》，

非国大已经同意暂停其一切武装活动。

我们欢迎将有助于开始关于新的宪法制度的全面会谈的不断努力。日本真诚地希望,有关各方参加的此类会谈将尽快开始,以确保在南非建立一个不分种族和民主的社会。

日本谋求协助为和平谈判解决种族隔离问题而作出的努力。日本尤其赞赏德克勒克总统和非国大副主席曼德拉正在改革进程中发挥的不可缺少的作用。在曼德拉先生于10月27日至11月1日访问日本期间,我国政府赞扬了他致力于和平解决种族隔离问题,并表示希望他将发挥强有力的领导作用,以加强黑人社区的团结。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在我们目睹在整个南非发生这些急剧变化的同时,我们也能觉察到暴力事件增加的迹象。我们不应该让暴力事件破坏由于曼德拉先生和德克勒克先生的艰苦努力而得以实现的进展。我再次呼吁有关各方致力于和平谈判的解决办法。

日本盼望着南非从种族隔离的枷锁中解放出来的这一天的到来。日本承认有必要增加向黑人提供的援助,不仅是为了加速南非问题的和平解决,而且是为了提高南非人民的地位,这样,他们就能够承担起管理他们的国家的政治和经济责任。为此目的,日本一直支持联合国南部非洲教育与培训方案及其他为南非和纳米比亚设立的联合国有关基金,并一直通过卡其索信托基金(Kagiso Trust)支持许多在南非的非政府组织。日本已经决定,自本财政年度开始,邀请南非黑人来日本,在日本国际合作事业团的方案下接受培训。日本还将开始以赠送资本的形式进行合作。

日本很清楚,南非共和国的局势对南部非洲地区,以及对整个非洲大陆的和平与繁荣有着重要的影响。出于这些原因,也出于纯粹的人道主义考虑,日本决心继续参与和平解决种族隔离问题的努力。

马约加尔·科尔特斯先生(尼加拉瓜)(以西班牙语发言): 尼加拉瓜新政府不能不参与关于种族隔离的审议。我们对这一问题的重视在我国政府的纲领中得到了清楚的反映。该纲领重申我国外交政策的指导方针是致力于谴责种族隔离和种族主

义,支持执行人权,促进铲除所有形式的歧视。

尼加拉瓜总统比奥莱塔·巴里奥斯·德·查莫罗夫人在大会所作的演讲中再次强调了这一意图。当时,她对纳尔逊·曼德拉获释表示欢迎,并表示支持结束种族主义和种族隔离。

尼加拉瓜认为,鉴于种族隔离的存在,必须重申国际社会和联合国有责任确保非洲充分享有人权:生命权、法律面前的平等权利和享有各种形式自由的权利以及至今为止该国黑人多数被剥夺的所有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

我们支持所进行的有效国际声援活动,这将使得在不远的将来找到公正解决种族隔离问题的办法,我们毫无保留地赞同现已合法成立的非洲人国民大会的要求和愿望。为此目的,除了积极参加审议种族隔离问题的各种讲坛的活动以外,我们还将努力评估与这个对我们文明世界来说十分重要的问题相关的所有事件。

在采取协同行动消除种族隔离,支持南非人民的合理要求的过程中,尼加拉瓜正在积极参加联合国采取的制裁措施,并对此提供支持。尼加拉瓜与比勒陀利亚政府没有任何贸易或政治联系,它将继续与监测向南非供应和运输石油及石油产品政府间小组进行密切合作,继续全力支持对南非实行石油禁运,尼加拉瓜是按大会1986年11月10日第41/35F号决议成立的这一政府间小组的成员之一。

我国赞赏许多国家政府为始终如一地严格执行石油禁运迄今采取的措施。我们认为,这些措施对于保持国际社会对种族隔离的压力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如果没有国际社会和联合国不断施加的压力,特别是如果没有石油禁运,就不可能在南非出现许多积极的事态发展。

尼加拉瓜完全赞成不结盟国家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于1989年11月在贝尔格莱德通过的《宣言》,该《宣言》一致支持非洲统一组织(非统组织)所通过的有关南非问题的《宣言》。

我们也认为,种族隔离的持续存在是南部非洲总的危机的主要根源这一,它威胁到国际和平与安全。

作为《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的缔约国，尼加拉瓜积极参加了消除种族歧视特别委员会第三十八届会议的工作，并赞同委员会的各项建议。此外，我们重申委员会努力调动全世界的公众舆论，对南非进一步施加压力，以通过和平手段消除种族隔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因此，我们重申在去年召开的大会第十六届特别会议上所达成的有关种族隔离问题的史无前例的协商一致意见。大会通过的《宣言》的目的在于创造一种有利于谈判的气氛，以早日消除种族隔离，建立一个所有人都能参与的无种族歧视的民主社会，并为在南非实现新的宪政秩序奠定牢固的基础。我们认为，最重要的是坚定、迅速地执行1989年大会第十六届特别会议以协商一致方式通过的文本中所载的《行动纲领》。

我们认为，国际社会所作的努力并非徒劳。相反，这些努力开始产生效果，从秘书长于今年9月提交给大会的报告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一点，秘书长在报告指出：

“经南非政府的同意，我于6月间派去南非的联合国正式访问团得到结论说，南非已走到了一个新时代的门前。但摧毁种族隔离制度的政治进程仍在初步阶段，而种族隔离结构、败坏的警察作为、迫害性的法律和政治暴力的继续存在仍造成种种困难。社会根本改革所带来的恐惧和不安也不能低估。

“然而，酝酿有利于谈判的气氛已经有进展。”(A/45/1, 第5页)

秘书长的报告接着指出：

“不久的将来在南非实现无种族差别的民主制度已经不再是一个梦想。这带来意义远比一个多元的大社会中进行长远有益改革的意义更为重大而深刻。这意义将是，联合国植基于《宪章》所揭示的国际关系正义和稳定原则的宗旨之一，已经实现了。”(同上, 第5页)

至今为止在比勒陀利亚进行的谈判所取得的进展当然表明南非政府态度的变化和转变进程的开始，但尽管如此，正如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最近的一份报告中所指出的那样，为了消除种族隔离制度，显然还有许多工作仍待完成。

目前难道不应采取更多的有力的国际行动以消除目前仍然对南非政治言论自由实行的各种巨大限制吗？这些限制使解除紧急状态成为无效。目前难道不应达成国际协商一致意见，以有利于消除所谓种族隔离支柱的各种体制结构并加速转变进程吗？

我们认为，必须加倍努力，消除南非的种族歧视、暴力和不稳定，确保在该国所有民主的代表力量参与下建立一个政府，使更加美好的和平与和谐时代来到南部非洲的所有国家。

国际社会肩负着确保在南非已经开始的变革进程能够和平结束的主要责任。为此目的，必须继续保持目前的制裁，进一步发展有利于谈判的各种条件。

我们必须认识到南非政府已经采取了朝着正确方向的各种措施，但同样也确实需要作出进一步努力，以确保建立一个使目前的谈判进程得以结束的政治气氛。

在此方面，我们非常高兴的是非洲人国民大会已决定停止武装行动，选择和平手段促进国内改革进程，以促进这一十分必要的气氛。

虽然南非绝大多数人的政治权利尚未得到充分恢复，但我们也欢迎南非政府认识到需要改变其治安法，并同意释放政治犯。

我们必须认识到所有这些富有希望的事态发展，也必须对其进行鼓励，以避免进一步出现暴力行动，损害所有南非人民的合法利益。

目前已经在比勒陀利亚开始的实质性对话的双方都认真承诺维持认真的谈判进程，成熟而负责任的国际社会处于一个新的、富有希望的合作时期的开端，可采取什么行动，以促进这一对话取得令人满意的结果呢？我们认为，我们面临着两个潜在的，同样也是危险的敌人。一方面，存在着可能因最近出现的有利的国际环境而产生自满情绪，另一方面，又可能对消除种族隔离的速度及其可能采取的形式感到急躁不安。

我们必须谨慎对待我们行动中的这两种态度，对于已经开始的内部谈判进程抱有的信心，这个进程最终应该颁布新的宪法。同时，我们必须坚定维持国际社会对于

南非黑人多数正义要求的支持。

尼加拉瓜相信南非已经开始的对话和谈判进程将会有一个成功的结果。这意味着通过广泛的措施,根本性的和不可逆转地改革种族隔离制度。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以前,我们必须坚定维持现行制裁,开始为那个国家经济重建作准备,把注意力放在一个非种族的、民主的和参与的南非所将要面对的社会问题上。在这个实现以前,我们应该清楚地再一次看到联合国能起的作用,一个很好的文明作用。当联合国得到所有会员国的坚定和明确支持时,它就能够成功。

范利埃罗普先生(瓦努阿图)(以英语发言):某些话和某些问题由于它们本身的性质而给自己下了定义,并建立起自己的参数。任何人都不需要冗长的或者复杂的讲解就会在脑子里记住这些话或者这些问题的形象。

在经历了40年不断的、现在已普遍的谴责之后,种族隔离已经在人的意识中取得同种族主义、奴隶制和种族灭绝等词列在一起的应有地位。那些实施和维护种族隔离的人也最终取得了同那些接受种族主义、接受人对人的奴役和种族灭绝或认为这些东西是值得维护的人站在一边的应有的历史地位。

在历经40年之后,国际社会再不用就种族隔离是否是一个令人憎恶的主义和是否是一个罪恶的制度而进行辩论。在历经40年之后,任何一个有理智的人都不会认为种族隔离有什么前途。在历经40年之后,任何一个正常人都不会认为种族隔离可以得到改造,或变得符合人们的愿望。在历经40年之后,世界最终将消除我们共同的人类身上的可怕污点,这个对我们共同的体面的残暴攻击,问题已经不再是能否做到,而是什么时候做到。

今天在这儿当然没有必要重复那些使全世界反对种族隔离制度具有特别意义的许多统计数字或个别悲剧。到现在,每个人对于种族隔离的性质都已经十分熟悉了,重复这些统计数字只会减弱它对于千百万受害者的真正影响。到现在,世界上每一个国家在道义上都十分憎恶种族隔离,因而种族隔离作为一个所谓政府的正式制度的终结已经是一个不可避免的结论。

现在所需要确定的是种族隔离到底多快会终结,以及在什么样条件下终结。现在我们并不象其他人一样称赞德·克勒克先生伟大的道德觉醒。但我们愿意赞扬他最近采取的政治主动行为,我们认为这些主动行动是基于他能够认识现实的能力。我们还要赞扬他有勇气将现实的情况转告给他的选民。更为重要的是,我们赞扬那些有勇气创造了德·克勒克先生现在作出响应的现实条件。德·克勒克先生的所有选民们是否会注意到他的话和继而采取行动,我们还要等着看。

今天,纳尔逊·曼德拉再不用坐在监狱里的铁窗后了。但是,许多勇敢的南非人仅仅因为参与了争取正义的斗争这个唯一的罪行,而仍然在铁窗后受苦。而且,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曼德拉先生今天并不比一年前,或28年以前更加自由。他仍然不能在他自己的国家投票。他的南非人民即使想投他的票,仍然不能这样做。

直至南非每一个男人和女人都能够自由参与选择那个国家的政府之日到来,那些统治南非的人就不能声称是合法的。在枪口之下生存的人民不能说是接受了一种社会契约,不能说是他们同意接受如此统治。

国际社会理应知道,种族隔离的影响是如此之大,即使该制度灭亡也不能解决南非的问题。确实,有充分证据说明种族隔离的遗患将继续缠绕南非几代人。

在本届辩论的另外一个场合中,新加坡常驻代表恰当指出:“看来似乎每打开一个结,下面就又会出现一个结”。(A/45/PV.56,第23页)我们认为他的比喻是再恰当不过的了。

国际社会负有特殊责任来帮助南非人民保证做到,在解开许多种族隔离的结的同时,我们并没有拆毁他们赖以生存的依托。瓦努阿图不同意那些减轻对南非的现行制裁的建议。相反,我们认为那些制裁应该得到继续,同时也应该探索其他能够迅速结束种族隔离制度的途径。

针对南非政权实施的制裁是为了帮助解开种族隔离的结。我们认为那些制裁的重要和必要的结果就是有责任积极促进种族隔离受害者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因此,不应该从消极方面来看待制裁以及制裁所强加在国际社会上的责任。一旦在南非出



现了根本的和不可逆转的变革,一旦那个国家走上了多数统治的道路,就要求国际社会采取肯定行动来消除种族隔离的遗患和影响。

除了少数几个例外,目前的共同看法就是国际政治气候已经趋于好转。目前盛行的是对话和和解。还是除了少数几个例外,冲突正为人们所抛弃,已经成为过去。

过去,有些人倾向于通过古老的东西方对抗的狭隘角度来看待反对种族隔离的斗争。这是有害于种族隔离的受害者的,也是有害于其他形式的不公正的受害者。现在,终于有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必须就种族隔离本身来看待这个问题,而不受极端敌对和思想意识形态的偏狭的影响。

我们希望这种方法将会导致加强反对种族隔离的国际决心和协商一致。过去南非在我们面前放置了虚假的希望幻影,毫无疑问这种幻想将一而再再而三地放置在我们面前。如果我们屈服,如果我们受骗于这种幻象,我们在寻求走完结束种族隔离漫长的旅程上,将会毫无目的地徘徊和失败。

因此,让我们灵活一点,但我们也应该保持警惕;让我们头脑开放,但同时也应该有决心;让我们保持我们的国际协商一致,最终决定性地结束种族隔离。

索马维亚先生(智利)(以西班牙语发言)主席先生,我愿祝贺你主持本次会议。在你的领导下就本项目发言,是莫大的荣誉。

国际社会40年来在种族隔离问题上所表现出的献身精神正取得成果。联合国会员国由于坚持不懈对该问题加以关注--这反映在对种族隔离制度受害者的声援以及为援助他们采取的具体措施中--今天有理由希望,这一可憎的种族和对人的歧视的制度,会象我们大家都希望的那样迅速消失。国际社会绝对明确的表明,它要让享有统一的没有歧视的、由人口中不同文化组成所丰富起来的,社会的所有的南非加入自己的行列。

一些人竟维护体制化的种族歧视制度及其盟友而没有意识到这种制度对他们正在保护的国家的结构造成的破坏,这是令人震惊的,并且是极为目光短浅的。无疑,结束种族隔离现象能够有助于发展整个南非的创造力,这将对该国、非洲大陆的其他

国家以及整个国际社会将产生有益的影响，而国际社会多年来一直认为种族隔离是一个必需立即解决的主要国际问题。在二十世纪末，这一问题的道德、社会和政治含义是无法辩解的。

今天，不容有那种成为过去时代遗迹的对变革的恐惧。这一点已被象纳米比亚这样的展望有希望的未来的其他社会所证明，纳米比亚人民能够毫不犹豫地并不在不造成疮痕的情况下取消了罪恶的种族隔离制度，以在实现独立的基础上建立一个统一的民主的和无种族歧视的社会。这需要决心、一种斗争的意志，人际间的理解、慷慨和深谋远虑，纳米比亚人民已证明具有很高程度的所有这些素质，我们今天在南非人民身上也看到这种素质。

民主的智利不能不参加象我们今天所进行的这种重要的辩论。对智利人来说，种族隔离的特点尤为使人厌恶，因为我们的社会是有来自不同渊源的文化的人民混合组成的。这种做法和国家政策对南部非洲数百万人造成的伤害，使我们赞同联合国的各项倡议以及国际社会对审议和研究这一项目的重视。智利在其民主史中，一直并在今天继续积极参加联合国十多年来使世界摆脱这种灾难的一贯持续斗争。

因此，我们十分理解地并高兴地看到，大会在去年十二月在其第十六届特别会议上通过了一项《宣言》，确立了一种决定性的基础，以在这一基础上实现从地球上永久消除种族隔离现象的目标。会议以不同一般的协商一致方式——这反映出会员国对该议题的重视——通过的《宣言》确定了南非政府为最终解决这一最紧迫的与人有关的问题而必须采取的措施。

秘书长的报告和我们从南非得到的消息，使我们看到了一种明确和比较令人鼓舞的途经，即该国政府与纳尔逊-曼德拉的杰出领导下的黑人多数之间存在着谅解的可能性。我们必须对达到可能被认为对争取实现的目标具有基本意义的协议的最初阶段所采取的步骤表示谨慎的满意。它们是各方得以就今后在南非建立一种政治和社会制度的问题开始谈判，这样一个南非允许充分的共存，并让统一的南非中的所有居民在民主、无种族歧视的制度中享有完全公正的待遇。这是我们的希望，智利将

朝这一方向的努力,以声援这一做法。

然而,我们此刻不能对南非政权所采取的措施尚未触及问题的核心感到关注。它们没有导致彻底消除压迫性的和维持这一罪恶的制度的法律和司法结构。废除这种立法的行动及其对《国内安全法》的特别强调应为继续已经开始的谈判并为不受干扰的政治活动创造适当的气氛。必须允许所有被流放的人士无条件地返回;保安团对政治反对派的行动必须停止;目前对新闻界的限制必须取消。我们对南非的暴力的增加尤为关注,不幸的是暴力仍然是解决争端的工具,而且仅仅由于种族主义政权坚持其立场而产生的。暴力是民主的公开敌人,而民主只能在相互尊重和真正忍让的没有歧视的气氛中才能得到发扬。

智利认为,迄今在消除种族隔离制度方面取得的进展是极为微弱的而且本来应当是更加有效的。南非当局必须懂得变革的紧迫需要。种族隔离高墙应象柏林墙那样被有力的推倒。我们认为国际社会应当在取得有效进展时承认进展并且促进更迅速的变革。但是同时如果进程停滞不前或减慢,国际社会就必须施加压力。

虽然对南非实行的制裁有时影响最贫穷的人民,但仍然实现并继续实现其目标,因为制裁是使南非政府评估国际社会接受消除种族隔离制度措施程度的实质性方法。智利政府认为必须坚持这些制裁。

在这种情况下,我重申智利民主政府已经采取了一系列国内措施以便严格遵守安全理事会关于对南非实行军事禁运的决议。我们已经向联合国有关委员会报告了这些措施。

最不正常的莫过于一群人仅由于其肤色生来就被剥夺发展及过好日子的希望,这一切都是由于其他一些人不合理的做法所造成的。这一切都是先允许奴隶制后来认可和赞同殖民化的世界的残余,必须永远消失。在二十一世纪开始时,我们必须努力以理解与合作来取代对抗、自私和不容忍。我们大力提倡建立一个没有殖民地和人民不受殖民政权统治的世界,一个充满正义和尊重个人的更合乎道德的世界。在这样一个世界中没有种族隔离制度的地位。

这是全世界人民，特别是在智利所属的拉丁美洲人民的信念。我们理解南非黑人的苦难与痛苦，因为在不久的过去许多智利人都曾是不公正歧视的受害者——我很高兴地说这仅是暂时情况——当时仇恨和政治不容忍被强加于我国。

因此在我结束发言时我想极为明确地表达我们的观点。我国政府毫不含糊地拒绝种族隔离制度并且永远与促进完全消除种族隔离制度的人站在一起。种族隔离制度不能改良；世界自由人民只能接受完全消除种族隔离。

郑春朗先生(越南)(以英语发言)：种族主义南非政权对南非大多数黑人实行的种族隔离政策是当今种族歧视的最可恶的形式，其目的是确保最大程度地剥削和镇压南非大多数黑人并将他们当作下等人或奴隶对待。多年来，所有大多数黑人的基本人权，包括作为人的生活权都遭践踏。更危险更不人道的是，种族隔离制度被南非政权当作国家政策和制度化的体制来实行。许多大会决议都明确断言强加于南非人民的种族隔离制度侵犯了人民的基本权利，是危害人类的罪行并经常威胁国际和平与安全。

1989年12月召开的大会第十六届特别会议一致通过关于种族隔离及其在南部非洲破坏性影响宣言，该宣言是国际社会要求必须完全废除罪恶的种族隔离制度的强有力的一致信号。种族隔离的确是一场灾难，决不能改良；必须完全铲除。

通过该宣言的大会特别会议召开以来已经过去一年了，南非的确发生了一些变化：取消对各政党和运动的活动的禁令，释放著名自由战士纳尔逊·曼德拉和其他政治犯，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和比勒陀利亚政权开始对话。

然而，必须指出这些变化太小，不符合该宣言的规定，显然不足于对南非大多数黑人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产生预期的必要影响。还应当指出，尽管出现新的事态发展，南非形势实质上依然一样。种族隔离制度的主要支柱依然未受触动。仍未消除种族隔离政策与惯例的基本结构。种族区域法、土著人土地法、人口登记法、班图斯坦化政策及其他旨在维持对南非大多数黑人实行的种族隔离制度的政策依然牢固地存在。

在这一方面,我国代表团同意非洲统一组织南部非洲问题特设委员会监测小组在其报告中所表达的观点

“南非境内尚未有任何根本和不可逆转的改变。有些所谓的改变导致国际社会某些成员认为对种族隔离政权施加的压力应予放松,但是这些改变远远不能证明这种意见是有理的。因此,德克勒克先生最近的出外访问以及在这期间有人提出放松对种族隔离政权的制裁及其他措施的建议,等于过早地酬报德克勒克先生并影响了为谈判创造必要气氛的各种努力”。(A/44/963,附件,第21.2.0段)

我国代表团还极为关注黑人城镇继续发生的暴力事件,这显然是顽固坚持令人憎恶的种族隔离政策和惯例的直接后果。暴力通常是由白人右翼分子和警察及安全部队成员共同煽动的,不仅导致数百人丧生而且还延缓了变革的和平进程,并能被比勒陀利亚殖民政权所利用,作为阻止谋求政治对话的借口。

正如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的报告中所指出的那样,

“安全立法是警察在使用在包括枪械在内的武器驱散集会方面具有超过二级准尉的权利,这是可能造成严重伤亡的主要事实。”(A/45/22,第61段)

比勒陀利亚政权必须对这种暴力负责,并采取紧急行动以结束这种暴力。

所有这些事实使种族主义政权的真实目的昭然若揭,它永远不会放弃其种族主义的性质,并将竭尽全力保护其政策和保障其存在。

鉴于所有这些原因,我们充分支持自由战士纳尔逊·曼德拉所表示的要求,即对于已经实行的制裁,只要实行它们的目的仍未达到,就应继续实行。

我国代表团认为南非非洲人民自己的长期和英勇斗争,国际社会对南非民族解放运动的一致支持以及对比勒陀利亚政权的国际压力,大地极促进了我刚才提到的事态发展。国际社会应团结一致,以保持对种族隔离政权的压力。

因此,我们认为必须保持对南非实行的现有措施,直至看到联合国《关于种族隔离及其在南部非洲的破坏性影响的宣言》所要求的那种深刻和不可逆转的变化出现

的明显证据。国际社会应采取一致措施,以保持对南非种族主义政权的制裁,直至根据《宣言》彻底消除种族隔离制度。

我们要求南非政府执行《宣言》中所载的所有措施,以便于非洲人国民大会进行谈判创造必要的气氛。种族主义南非政权必须停止其颠覆和侵略南部非洲的前线国家的政策。

越南坚决谴责种族主义南非政权所推行的种族隔离政策。我们承诺彻底根除种族隔离。我们呼吁秘书长和国际社会加强努力,以彻底实施大会有关种族隔离的宣言。我们借此机会重申,我们坚决支持南非被压迫人民在非洲国民大会领导下,为通过全体人民在统一和完整的南非境内充分和自由地进行成人普选而彻底根除种族隔离现象、并为建立多数人统治所进行的正义事业和斗争。

穆罕默德先生(伊拉克)(以阿拉伯语发言):回顾南非人民多年来的斗争经历,使我们得以在这一重要关头重申国际声援在支持这一斗争并通过彻底消灭罪恶的种族隔离政权而实现其理想目标方面的作用。

在这一问题上国际声援表现为两种主要的方式:第一,国际和区域组织——首先是联合国——的各项决议和宣言,第二,这些文件所执行的程度及它们在各领域中所实施的措施的执行程度。它们体现了国际关系和国际法领域中国际责任原则的一个重要方面。

回顾这种经历及其与国际声援之间关系所产生的另一个事实,就是南非人民在斗争中的成就和收获与执行国际决议和宣言所产生的国际支持的程度之间的关联。因此,南非人民在斗争中的收获与成就,不是象有些人要我们相信的那样,是种族主义政权的反应或慷慨的结果。相反它们进一步证明,实际需要的是废除这一政权,而不是使之得到粉饰或改头换面。

可靠的事实表明,由于种族隔离法律的继续执行,南非的屠杀与暴力正在增加。监狱中仍然装满政治犯,未经审判而予关押的情况继续增长。种族主义当局继续反对让政治流放人士无条件地返回,并拒绝废除《国内安全法》。种族主义部队继续

驻扎市中心，证实所谓的积极事态发展不过是种族主义政权失败企图，而并非将导致根除这一政权的真正变革。

所有这些事实表明，该政权正主要通过执行联合国各项决议方面不平衡的现象而得到长期维持。美国及其盟国提出的人所共知的保留观点，尤其是在大会就有关种族隔离政策和集中讨论以和平办法结束种族隔离政权并实现黑人多数统治的必要性的决议进行表决时提出的这种保留观点，最恰当地体现了为不执行上述文件的情况辩解而提出的借口。

国际领域中对待南非人民斗争的方式，揭露了这些国家对种族隔离问题所采取的丑恶立场。取乐于种族主义比勒陀利亚政策的政策，使这些国家得以阻碍对种族主义政权实行国际禁运的决议。这是一项威胁南非人民斗争、各前线国家人民的斗争和牺牲，以及国际社会多年来为表示其对南非人民支持与声援而进行的各种努力所换来的成就的政策。\*

那些国家采取了支持南非种族主义政权的立场，这是该政权永久存在和南非人民继续遭受苦难的主要原因。这一生动的例证揭露了殖民主义者对这些问题和人民的事业的立场。种族主义和恐怖主义政权、其中包括对人及其基本权利肆意采取可怕行动的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得到了支持和声援。仅在今年，平均每天有十人被杀。它们还向在被占领的巴勒斯坦的种族主义和恐怖主义的犹太复国主义实体提供支持，那里每天都在犯下最严重的罪行，所有的人道主义原则和价值遭到践踏，而所谓的人权捍卫者根本没有进行干预或提出抗议。相反，他们拼凑起军队和致命的武器来镇压并屠杀所有渴望保卫其合法权利、财富和资源的人民。这正是正在对我们的阿拉伯人民采取的行动，美国及其盟国的军队占领了阿拉伯半岛的圣地，它们同时又支持比勒陀利亚和特拉维夫种族主义政权的所有政策。

国际法和国际团结必须为人民的正当利益而服务，而不是为大国非法和自私的利益而服务，阿拉伯海湾目前正在发生这种情况，这些大国谋求控制这一地区的石油

\* 主席继续主持会议

财富。

在1989年的最后几个月中，全世界耳闻了比勒陀利亚和特拉维夫种族主义政权之间进行核合作的消息。这一合作已经达到了危险的程度，似乎已经超出对这种合作负责的各个方面所能接受的限度。

另一方面，这表明了美利坚合众国及其盟国怂恿这两个政权获取、发展弹道导弹并从继续向这两个政权转让先进技术中受益，这一极其严重的问题毫不意外地对所有国家构成了威胁，尤其是这两个政权对南非人民和巴勒斯坦人民执行着遭到国际社会谴责的种族主义政策。它们对这两个地区的所有国家执行着侵略政策。这一政策的基础是获取军事优势、获得化学和核武器、使用武力和不惜牺牲两个地区的人民的利益和两个地区的稳定而进行的扩张。这两个政权仍未签署不扩散条约。它们仍然拒绝把自己的核装置置于国际监督和检查之下。

伊拉克从其反对一切形式的种族主义、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的政策出发，一贯地支持国际论坛所通过的所有决议和措施。伊拉克荣幸地参加了1947年把南非问题列入联合国议程的工作。伊拉克在所有这些立场中，始终致力于阿拉伯和穆斯林国家以及不结盟运动国家和国际社会其他国家进行合作的政策，并根据这一承诺而采取行动。

伊拉克与南非政权没有任何军事、商业或政治或其他任何的关系。所有与此相反的宣称只不过是虚假和捏造的宣称而已。这只是由某些支持并怂恿南非种族隔离政策国家领导的集团歪曲伊拉克形象的又一疯狂的企图。这些国家正在试图利用所谓海湾危机所产生的情况，认为新闻媒介的欺骗是一个对伊拉克进行无端指责的机会。因此，伊拉克强烈反对所有此类宣称。伊拉克重申，其不与南非政权进行交往和遵守国际禁运的政策将永远不会改变。相反，伊拉克的政策将进一步得到加强，直至南非人民实现其反对邪恶的种族隔离政权的最后胜利。

在这方面，我们相信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绝不会受这些明显的企图的欺骗。该委员会以对宣称进行仔细的检查而著名。在此，我们不能不指出一个明显的



事实。监测向南非供应和运输石油与石油产品政府间小组的四份报告中根本没有对伊拉克提出这种宣称或指责。伊拉克将继续反对种族隔离,直至种族隔离被最终铲除。

萨莫拉·罗德里格斯先生(古巴)(以西班牙语发言):我们不得不再次举行会议,审议议程项目“南非政府的种族隔离”,这一作为人类耻辱的议程项目几乎自从联合国成立的当天以来,一直占据着联合国的注意力。多年来,我们试图找出方法,结束这一可憎的制度,并劝说整个国际社会采取必要的措施,使南非黑人多数能够不受妨碍地行使他们作为其国家公民的合法权利。但是,这些努力仅仅产生了微不足道的成果。种族隔离政权依然存在。比勒陀利亚的种族主义政策和过去将近半个世纪一样,继续形成着南非社会的基础。所谓的种族分别发展--这意味着白人少数得到发展而黑人绝大多数日趋绝望--依然是这一政权的核心所在,这个政权希望进行一些改革--这是南非人民自我献身的斗争所赢得的,来克服我们世界上绝大多数人民的谴责和反对。

我们注意到,南非最近出现了一些令人鼓舞的迹象,特别是纳尔逊·曼德拉同志获得了释放,非洲人国民大会(非国大)和其他基层组织的活动合法化以及非国大和比勒陀利亚当局之间开始了对话。

我们看到,目前一种赞扬南非政府正在进行的改革的趋势越来越强大,一些人甚至认为这些改革构成了使一个本质上非法的政权合法并得到国际承认的基础。这样,他们试图减少国际社会的压力。国际社会正在、并必须继续向南非当局施加压力,以彻底铲除种族隔离政策及其一切影响。

的确,出现了一些积极的变化,但是只有种族隔离政权的法律和措施得到彻底的废除、所有政治犯获得释放、南非实行的种族压迫状态得到解除和这个国家班图斯坦法的结束才能使南非人民和国际社会对南非政府的真正意图进行核查和估价。

在这方面,我们要回忆一下1955年在克利普敦签署的《自由宪章》中对一个团结、民主和不分种族的南非的描述。《宪章》指出:

“南非属于其全体白人和黑人居民。所有政府只有在人民意愿的基础上，才能正当地拥有权威。人民将进行统治。一切民族集团将具有同等的权利。人民将分享国家的财富。土地将属于在土地上劳动的人们。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通往知识和文化的大门将被打开。房屋和食品将会获得。和平和友谊将会实现。”

因此，我们必须加倍努力，支持这个国家的人民和他们的先锋组织非洲人国民大会，直到实现这一目标，直到南非人民实现自己的合法愿望。我们必须继续强烈地谴责种族隔离是一个危害人类的罪行，我们必须继续提倡实施全面和强制性制裁，以迫使比勒陀利亚政府履行自己的义务。如果我们不这样做，我们就会容忍种族隔离的存在。虽然进行了改革，但是仍没有充分的理由来减少对种族主义政权的压力。南非的形势仍然很不稳定，岌岌可危，班图斯坦化给这个国家强行造成的分裂每天都造成了人员伤亡。种族隔离的基础丝毫没有受到触动，并仍然是南非政府宣布的官方政策。各种族的代表在克利普敦提出的南非人民的愿望根本没有得到实现。

毫无疑问，一些人可能对比勒陀利亚当局进行的改革真正地感到了迷惑。但是，我们惊奇地注意到，许多人试图以一种不加掩饰的得意感转移国际社会对谴责种族隔离政权的注意力，并减少对该政权的必要压力。我们看到一些国家，其中包括曾经是南非人民合法权利的捍卫者的东欧国家，今天加入了为一个依然是时代错误并辱没全人类最珍贵愿望的政权争取合法性的大合唱。

比勒陀利亚过去的盟友和新近的朋友都没有权利仅仅因为种族隔离政权采取了某些行动而要求宽恕，这些行动至多只是为了创造一种更加舒适的国际局势，而不是为了放弃一个过去和现在依然是其存在的理由的政策。

正如一位代表昨天在本会议厅十分恰当地注意到的，我们对纳尔逊·曼德拉的获释感到高兴。但是，纳尔逊及其同胞本来就不应该遭到监禁，为他们的获释而奖赏种族隔离政权将是荒唐的。这位代表还十分正确地指出，如果不是白人少数政权对南非被压迫的黑人多数犯下罪行，而是被压迫的黑人多数对白人少数政权犯下了罪

行,那么我们就听到对南非领导进行纽伦堡式的审判的要求,而不会听到南非领导得到奖赏的要求。

种族隔离是不能进行改革的,而必须加以彻底铲除。南非人民和联合国有责任和权利确保种族隔离得到彻底铲除。如果我们不这样做,我们就会成为种族主义的同谋,而这是为《联合国宪章》和最根本的法律准则和文明所禁止的。

下午1点散会。